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三回 變幻離奇治家無術 誤交朋友失路堪憐

那幾個人卻是對著我走來，一個提著半明不滅的燈籠，那兩個每人扛著一根七八尺長的竹竿子。走到和我摩肩而過的時候，我舉起燈籠向他們一照，那提燈籠的是個駝子，那扛竹竿子的一個是一隻眼的，一個滿面煙容，火光底下看他，竟是一張青灰顏色的臉兒，卻一律的都穿著殘缺不完全的號衣，方才想著是冬防查夜的，那兩根不是竹竿，是長矛。不覺歎一口氣，暗想這還成了個甚麼樣子。不覺站住了腳，回頭看他，慢慢的見他走遠了。忽聽得那賣湯圓的高叫一聲：「賣圓子咧！」接著又咕噥道：「出來還沒做著二百錢的生意，卻碰了這幾個瘟神，去了二十多個圓子，湯瓢也打斷了一個！」一面嘮叨，一面洗碗。猛然又聽得一聲怪叫，卻是那幾個查夜的在那裡唱京調。我問那賣湯圓的道：「難道他們吃了不給錢的麼？怎麼說去了二十幾個？」賣湯圓的道：「給錢！不要說只得兩隻手，就再多生兩隻手，也拿他不動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何不同他理論？」賣湯圓的道：「哪裡鬧得他過！鬧起來，他一把辮子拉到局裡去，說你犯夜。」我道：「何不到局裡告他呢？」賣湯圓的道：「告他，以後還想做生意麼！」我一想，此說也不錯，歎道：「那只得避他的了！」賣湯圓的道：「先生，你不曉得我們做小生意的難處，出來做生意要喊的，他們就聞聲而來了。」我聽了不覺歎氣，一路走回家去。

我再表明一遍，我的住家雖在繼之公館隔壁，然而已經開通了，我自己那邊大門是長關著的，總是走繼之公館大門出進的。我走進大門，繼之的家人迎著說道：「揚州文師爺來了，住在書房裡。」我聽了，便先到書房裡來，和述農相見，問幾時到的，為甚事上省。述農道：「下午傍晚到的，有點公事來。」又問我幾時到下江去。我道：「三五天裡面，也打算動身了。我打算趕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，再到衙門裡去。」述農道：「你今年只怕要出遠門呢。聽見繼之說，打算請你到廣東去。」我道：「也好。等我多走一處地方，也多開一個眼界。」說罷，我便先到兩邊上房裡都去走一次，然後再出來和述農談天。我說起方才遇見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。述農道：「你上下江走了這兩年，見識應該增長得多了，怎麼還是這樣少見多怪的？他們穿了號衣出來，白吃兩個湯圓，又算得甚麼！你不知道這些營兵，有一個上好徽號，叫做當官強盜呢。近邊地方有了一個營盤，左右那一帶居民，就不要想得安逸。田裡種的菜，池裡養的魚，放出來的雞子鴨子，那一種不是任憑那些營兵隨意攜取，就同是營裡公用的東西一般。過往的鄉下婦女，任憑他調笑，誰敢和他較量一句半句。你要看見那種情形，還不知要怎樣大驚小怪呢。頭回繼之托你查訪那羅魏氏送羅榮統不孝的一節，你訪著了沒有？」我道：「我在揚州的時候很少，哪裡訪得著。」述農道：「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說起他這件事，倒可以做一部傳奇。」我道：「是怎樣訪著的？繼之可曾知道？」述農道：「我這回來在鎮江訪著的，繼之還不曾得知。」我道：「揚州的事何以倒到鎮江去訪得來，這也奇了！」述農道：「羅家那個廚子不在大觀樓了，到鎮江去開了個館子。這回到鎮江，遇了幾個朋友，盤桓了幾天，天天上他那館子，就被我問了個底細。原來這羅魏氏不是個東西！羅榮統是個過繼的兒子。他家本是個鹽商，自從廢了綱鹽，改了票鹽之後，他家也領了有二十多張鹽票，也是數一數二的富家。羅魏氏本來生過一個兒子，養到三歲上就死了。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。就在近支裡面，抱了這個羅榮統來承嗣。羅魏氏自從丈夫死後，便把一切家政，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。那一班人得到事權到手，便沒有一處不侵蝕，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樣子了。把那些鹽票，一張一張的都租給人家去辦，竟有一大半租出去了。剩下的自己又無力去辦了，只得棄置在一旁。那租出去的，慢慢把租費拖欠了，也沒有人去追取。大凡做鹽商的，向來是闊綽慣了的，吃酒唱戲，是他的家常事。那羅府上已經敗到這個樣子，那一位羅太太還是循著他的老例去鬧闊綽，只要三天自己家裡沒請客，便鬧說饑荒了、寒塵了。」

「當時羅榮統還是個小孩子，自然不懂得。及至那錦繡帷中，弦歌隊裡長大起來，仍然是不知稼穡艱難，混混沌沌的過日子。他家裡有個老家人，看不過了，便覷個便，勸羅榮統把家務整頓整頓，又把家裡的弊病，逐一說了出來。這羅榮統起初不以為意，禁不得這老家人屢次苦勸，羅榮統也慢慢留起心來，到帳房裡留意稽查。那老家人又從旁指點，竟查出好些花帳來。無奈管帳的、當事的，都是他的娘舅、姨夫、表兄之類，就有一兩個本族的人，也是仰承他母親鼻息的，哪裡敢拿他怎樣。只好去給他母親商量，卻碰了他母親一個大釘子，說：『我青年守節，苦苦的繡著這個家，撫養你成人，此刻你長大人，連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個了！』羅榮統碰了這個釘子，嚇得不敢則聲，只得仍舊去和那老家人商量。那老家人倒有主意，說道：『現在家裡雖然還有幾張鹽票，然而放著不用，也同沒有一般。此刻家裡鬧拮据了，外面看著很好，不知內裡已經空得不像樣子了，哪裡還能辦鹽！只好設法先把糜費省了，家裡現有的房產田產，或者可以典借幾萬銀子，逐漸把鹽辦起來，等辦有起色，再取贖回來，慢慢的整頓，還可以把租給人家的鹽票要回來，仍舊自己辦。趁著此時動手，還可望個挽回；再過幾年，便有辦法，也怕來不及了。然而要辦這件事，非得要先把幾個當權的去了不行；若要去了這幾個當權的，非下辣手不行。還有一層：去了這幾個，也要添進幾個辦事的，方才妥當。』主僕兩個，安排計策，先把那當權的歷年弊病，查了好幾件出來；又暗暗地約了幾個本族可靠的人，前來接事。一面寫了一張呈子，告那當權的盤踞舞弊。約定了日子，往江都縣去告。連衙門上下人，都打點好了，只等呈子進去，即刻傳人收押，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。也是合當有事，他主僕兩個商議這件事時，只有一個小書僮在旁，也算是機密到極處的了。一天，書僮到帳房裡去領取工錢，不知怎樣，碰了個釘子。這書僮便咕噥起來，背轉身出去，一路自言自語道：『此刻便是你強，過兩天到了江都縣監裡，看你還強到那裡！』這句話卻被那帳房聽了一半，還有一半聽不清楚，便喝叫僕人，把書僮抓了回來，問他說甚麼。那帳房本來是羅魏氏的胞兄，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爺，平日仗著妹子信用，作威作福，連羅榮統都不放在眼裡，被那書僮咕噥了，如何不怒！況且又隱約聽得他說甚麼江都縣監裡的話，益發動了真火，抓了回來，便喝令打了一頓嘴巴，問他說甚麼。書僮嚇的不敢言語，只哀哀的哭。舅太爺又狠狠的踢了兩腳，一定要追問他說甚麼江都縣監裡；再不說，便叫拿繩子捆了吊起來。」

「這十來歲的小孩子，怎麼禁得起這般的嚇唬，只得把羅榮統主僕兩個商量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卻又說不甚清楚。舅太爺聽了，暴跳如雷，喝叫捆了書僮，逕奔上房來，把書僮的話，一五一十對妹子說了。羅魏氏不聽猶可，一聽了這話，只氣得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，一迭連聲，喝叫把畜生拿來。家人們便趕到書房去請羅榮統。榮統知道事情發覺，嚇得瑟瑟亂抖，一步一俄延的，到了上房。羅魏氏只恨的咬牙切腳，千畜生、萬畜生的罵個不了。又說：『我苦守了若干年，守大了你，成了個人，連娘舅也要告起來了，眼睛裡想來連娘也沒有的了！你是個過繼的，要是我自己生的，我今天便剛了你！』羅榮統一個字也不敢回答。羅魏氏便帶了舅太爺，到書房裡去搜。把那呈子搜了出來，舅太爺念了一遍，把羅魏氏氣一個死！喝叫僕人把老家人捆了，先痛打了一頓；然後送到縣裡去，告他引誘少主人為非；又在禁卒處化上幾文，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，不知怎樣送了，報了個病斃。那舅太爺還放心不下，恐怕羅榮統還要發作，叫羅魏氏把他送了不孝，先存下案，好叫他以後動不得手。然後弄兩個本族父老，做好做歹，保了出來，把他囚禁在家裡。從此遇了一個新官到任，便送他一回不孝。你說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。」

我道：「天下事真無奇不有！母子之間，何以鬧到如此呢？」述農道：「近來江都又出了一個笑話，那才奇呢。有一天，縣裡接了一個呈子，是告一個鹽商的，說那鹽商從前當過長毛，某年陷某處，某年掠某處，都敘得原原本本。敘到後來，說是克復南京時，這鹽商乘亂混了出城，又到某處地方，劫了一筆巨贓，方才剃了頭髮，改了名字，冒領了幾張鹽票，販運淮鹽。此時老而不死，猶復包藏禍心，若不盡法懲治，無以彰國法云云。繼之見他告得荒唐，並且說甚麼包藏禍心，又沒有指出證據，便沒有批出來。那些鹽商，時常也和官場往來，被告的這個，繼之也認得他，年紀已上七十歲的了。有一日，遇見了他，繼之同他談起，有人將他告了。他聽了很以為詫異。過一天，便到衙門裡來拜會，要那呈子來看。誰知他只看得一行，便氣的昏迷過去，幾乎被他死在衙門裡面。立刻傳了官醫，薑湯開水，一泡子亂救，才把他救醒過來。問他為甚麼這般氣惱？你猜他為甚麼來？」

我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快說罷。」述農站起來，雙手一拍道：「這具名告他的，是他的嫡嫡親親的兒子！你說奇不奇！」我聽

了，不覺愕然道：「天底下那裡有這種兒子，莫不是瘋了！」述農道：「總而言之，姬妾眾多，也是一因。據那鹽商自己說，有五、六房姬妾，兒子也七八個，告他的是嫡出。鹽商自己因為年紀大了，預先把家當分開，每個兒子若干，都是很平均的。他卻又每一個妾，另外分他三千銀子，正室早亡故了，便沒有分著。這嫡出的兒子，不肯甘心，在家裡不知鬧成個甚麼樣的了；末了，卻鬧出這個頑意來。」我道：「這種兒子，才應該送他不孝呢。」述農道：「何嘗不想送他！他遞了呈子之後，早跑的不知去向了。」當下夜色已深，各自歸寢。

過了兩天，述農的事勾當妥了，便趕著要回揚州，我便和他同行。到了鎮江，述農自過江去。我在鎮江料理了兩天，便到上海。管德泉、金子安等輩，都一一相見，自不必說。

一天沒事，在門口站著閒看，忽然一個人手裡拿著一紙冤單，前來訴冤告幫。擡頭看時，是一個鄉下老頭子，滿臉愁容，對著我連連作揖，嘴裡說話是紹興口氣。我略問他一句，他便嘮嘮叨叨的，述了一遍。我在衣袋裡隨意掏了幾角洋錢給他去了。據他說他是紹興人，一向在紹興居住，不曾出過門。因為今年三月要嫁女兒，拿了一百多洋錢，到上海來要辦嫁裝，便有許多親戚、朋友、街鄰等人，順便托他在上海帶東西，這個十元，那個八元，統共也有一百多元，連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錢了。到了杭州住在客棧裡，和一個同棧的人相識起來。知道這個人從上海來的，就要回上海去，這老頭子便約他同行，又告訴他到上海買東西，求他指引。那人一口應允，便一同到了上海去，也同住一個客棧裡，並且同住一個房間。那個人會作詩，在船上作了兩首詩，到了棧房時，便謄了出來，叫茶房送到報館裡去，明天報上，便同他登了出來。那老頭子便以為他是體面的了不得的人。又帶著老頭子到綢緞店裡，剪了兩件衣料，到算帳時，洋錢又多用了一二分，譬如今天洋錢價應該是七錢三分的，他卻用了個七錢四五。老頭子更是歡喜感激，說是幸虧遇見了先生，不然，我們鄉下人哪裡懂得這些法門。過了一兩天，他寫了一封信，交給老頭子，叫他代送到徐家匯甚麼學堂裡一個朋友，說是要請這個朋友出來談談，商量做生意；又給了二百銅錢他坐車。

老頭子答應了，坐了車子，到了徐家匯，問那學堂時，卻是沒有人知道。人生路不熟的，打聽了半天，卻只打聽不著。看看天色早晚下來了，這條路又遠，只得回去。卻又想著，信沒有給他送到，怎好拿他的錢坐車，遂走了回去。好在走路是鄉人走慣的。然而徐家匯到西門是一條馬路，自然好走。及至到了租界外面，便道路紛歧，他初到的人，如何認得！沿途問人，還走錯了不少路，竟到晚上八點多鐘，才回到客棧。走進自己住的房一看，哎呀！不好了！那個人不見了，便連自己的衣箱行李，也沒有了，竟是一間空房。連忙走到帳房間時，帳房道：「他動身到蘇州去了。」老頭子著了急，問他走他的，為甚麼連我的行李也搬了去。帳房道：「你們本是一起來的，我們哪裡管得許多。」老頭子急的哭了。帳房間了備細情由，知道他是遇了騙子，便教他到巡捕房裡去告。老頭子只得去告了。巡捕頭雖然答應代他訪緝，無奈一時哪裡就緝得著。他在上海舉目無親，一時又不敢就走，要希冀拿著了騙子，還要領贓，只得出來在外面求乞告幫。

正是：誰知萍水相逢處，已種天涯失路因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